2025大足诗人年度诗选(一)

唐力的诗

钢铁工厂——写给安钢

如果它没有被启用,它将是 盲目的黑夜,身体里灌满了浓重的 泥浆般的黑暗;一旦它被启用 它将是微小的星空,星星们 全都张开眼睛 永不熄灭。这一切 就像我们古老而年轻的生命 在这里,风将会吹起,火焰将会 升起,矿石将会旋转,命运 将会复活。火焰摇曳 复活祝融的脸庞,复活欧冶子的头发 一切都将重新经历,一切都将 重新命名,一切都将 有所揭露,有所遮蔽,火星闪烁 在它的内部,无数斑斓的老虎

\equiv

古老的物,投下时间的端口那是五色之石,进入雷霆的心脏,古老的沉默将被火焰照亮,它们固有的封闭将向火焰敞开——石头被醒了,陈旧的秩序被打散变成全硬到柔软,从固体到液体从坚固到脆弱,从冰冷到炽烈身体在不停地变化,从改变呵,从善到善……上善若水那金色的液体,滚烫的液体

神圣的液体,从炉口里 源源不断地流出,我就把 那打开炉门的女工,直接指认为 女娲之神

刀

它向语言发出召唤,召唤 那些词语到来,那些死去的词语 那些混乱的词语,那些 僵化的词语 驳杂的词语,给它们 以生命,以清晰,以流动,以纯粹 它冶炼词语,从遗忘中提炼记忆 从灰烬中提炼词语 在狭小的空间里,它酝酿伟大的诗学 从死亡的端口,它流出

五

无数的人物、事件,从历史的 端口投下,所有伟大的人物,都与 火焰激辩,最终所有的暴戾 化为柔软,所有的残忍 化为仁慈的灰烬 所有杀戮,化为星辰之芒 最终他们分解、消失,成为矿渣— 让人献祭者,最终自己也成为 所是的献祭者 伴随着他们身边的 那些产钺 全都化为柔情的铁水,化为 可以绕指的温柔 权利与欲望,全都化为气体 升上无边的长的一切,都将消逝 只有的伟大的一切,都远是 卑微的、朴素的、劳动的人

我将对它保持足够畏惧,它崇高它庄严,它是精神之柱在它的内部,孤独的内部它以气流拥抱闪电它以气流拥抱公童之脸炽热的冰凉,狂热的冷静狂欢与安静,狂喜与沉郁舞蹈、旋转、交织内在的火焰之鹰,冲空而起在散发自己自由的、发光的鸰羽……这伟大的涅槃,我无法目睹

激情飞溅,意志之光 瞬间照亮了我,我感受到自己 瞬间的重生……

+:

我曾目睹,它吞下了落日

而在另一个场地,一阵热浪扑面 而来,在运输的铁架上,我们看见 那灼热的黎明 那固体的黎明,缓缓而来

光芒盛大、炽烈,照亮白昼……

/\

最后,钢铁在大地上安放 在纵横千里的铁路上安放,在飞驰的 列车里安放,在跨越江河的 大桥里安放 在奔跑的汽车里,在高耸的大厦里安放 在灶台里安放,燃起人间烟火 在碰撞的锅碗瓢盆里安放,盛放 热腾腾的生活……

钢铁在大地上安放,人们诗意地安居……

赵历法的诗

民间偏方:吃口苦瓜下下火

我思念的尖兵 不断向你的方位挺进 径自抵达你的领地 而你昏天黑地的统治 愈发变本加厉 我寤寐求之 竟是自投罗网的地狱

闭上眼你是妖精 睁开眼你杳无踪影

朝不见你 夕不见你 只有你的影子代你施政 你用各种法术隐于空气之域 中鬼魅一样专制我的心支 其实,你沐浴你的春风 我困囿我的冬雾。只是 你沦为我心室的死囚 和镌刻我心扉的魂牵梦萦 你浑然不知

我身体辽阔的疆土杂草丛生 内心一片荒芜 反倒是相思心火旺盛

随手在露台摘一根苦瓜 慢慢嚼,微苦 恰好是急火攻心的药引

微风轻轻地带走了我

你说你要来

我怀揣姹紫嫣红 在春寒料峭的枝头眺望 一任众花赛美、群鸟合鸣 只专注把夏天的身子擦得油绿 当望眼欲穿的金秋之后 盈盈秋水也干涸了 我仍痴痴地 在深冬的枯枝上 瑟瑟发抖

一阵微风蹑手蹑脚地过来 轻轻地带走了我

满肚子熟透的话儿说不出口

想你的时候 枯枝春潮涌动 石头心花怒放 春天一身翠绿满世界走

想你的时候 太阳由红变黄又变没了 黢黑的夜里月亮就圆了 想你的时候 山撑不住就凹下去了 海熬不住自己就渴死了 我的思念夜以继日没完没了

你突然来了 我突然哑了 憋了一生一世的话儿 好似江河断了流 好似熟透的西红柿 涨红着脸开不了口

最爱你烂醉如泥

我要让你在我心花的蕊中

在月牙床的光影里 烂醉如泥

但是,在炉门打开的一刹,火花

眼看就要把你烧成灰烬

心中那个人儿呀 死也要活在你心里

大雨中想你 似暑天饮甘露、痛快淋漓 冰天雪地想你 烂木头也热血沸腾

走投无路想你 柳暗花明 春风得意想你 一路马蹄疾

白天想你 日子艳阳高照 夜晚想你 梦境繁星闪耀

拎着水果礼盒去看你 你的爹娘说我就是一个花痴 你咬着嘴唇闷头不语 只忽闪着媚眼一个劲儿瞟我 我心底一堆干柴突然着了火

吴维的诗

车过子昂故里

哥哥指着渐近的山头 那是子昂读书台……

黄昏将尽 车灯亮了起来

前不见古人—— 哥哥吟唱起子昂诗句

话音未落,车轮已转近 另一个山头

位置

她站在角落 安静的。我看见春天的槐花 在我心里灿然开放

我的眼睛粘着她 顺着她站立的方向 大步流星

她那么近又那么远

许多年了,槐花开得 暮色苍茫,我追逐的她 成为了时间的一部分

我的眼睛形同虚设

桥头上,一辆消防车 车门开着,消防员不见踪影 两辆警车也空着,只有 警灯在无声地闪着

我远远走过,不靠近河边 看热闹的人,不想听见 他们的议论,更不愿 心里的猜测被证实

警戒线外,一辆黑色的 中巴车刚刚停下

飞 行

飞机之下,朵朵白云 在蓝天之上飘浮,山河 越来越遥远

曾经如此的渴望 翱翔蓝天 不曾想托举我们的

是巨大的 虚空

小 镇

一把巨大的剪刀 斜插在路边 一匹铜奔马在市场中心 每天围着它们转来转去的熟人 越来越少

淬炼过我的的工厂 禁锢过我的的柜台 在时代更迭中 消失殆尽

海烟的诗

我感觉像重新认出了月光

寒露时节,想起那些去过的 或渴望,却未曾到达的 山川和海洋 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来回走动 我爱过的小镇、丛林与河流 我尝过的美酒,握过的风 它们那么近,又那么遥不可及 也有那么一瞬,从青石小路 进入庭院的小径,两侧的小花 生长着各种意义 我们的爱,安静而愉悦 日子发出清澈的声响 我们有山的沉稳,海的浪漫 更多时候,我们像水一样 既满生着柔情,又有极坚硬的冰冷 我爱着这所有的时刻 当你向我走来 我感觉像重新认出了月光

一条河流的走向

一条河流的空洞,就在那里 雨不来,它就任性地干涸 一尾鱼,它的饥渴之心心不不遇 它的饥渴之的我挣扎和救赎 它所有的欲望、自我挣扎和救赎 在虚构的雨水中 贯察可流要的走向 一条河流要加河涌,就让它 高亲生出的的长型黑高的闪电 想体发亮河流与的人。 一条河流与间摸到幸福的我 我在水的的长沟电表响的所音 就是的视电,一次的所 我是这河稻层间摸到幸福的 就是有一次的, 我是被没有, 我是这河稻层间摸到幸

穿过月色的笛音

这海域是安静的 我想描述的海,多么纯粹 风像一个入侵者,当它出现 所有水,它们在海里相互撞击 纠缠,潮声震天 此时整个海域被一首情歌填满 明月和白帆,在夜里被相互照亮 穿过月色的笛声,吹亮了新的曲谱光,从笛孔里流出是崭新的爱情在闪耀并在山与海的拍击之间制造了一场巨大的美的深渊此时,献上什么,就成为什么献上双手,就获得月光的照耀献上亲吻,就获得甘霖那怀抱灯塔大海的女神以及那未完成的勇士的雕像在崩塌的记忆里,一一复活

我希望我们同时被月光照亮

隔着玻璃、纱窗、隔着山海

我渴望它不要在凌晨跑开 将我孤零零的留下,我伸出手 试图拥抱它,抚摸它的脸 它乳色的面纱,将一些闪烁的光芒 带进了我的诗行 我已经爱过,纸上,那个唯一的名字

从马背的春天出发

此时,小南风解开了草原 辽阔的春色 衍生出明亮的新的爱情 在疾驰的马背上奔跑。此时 黑缎如瀑,扑打着春天的面颊 此时万事皆空,除了我们闪烁的嘴唇 同时喊出流水,喊出花蕊 最鲜艳的部分

我们置身在 爱与爱交接的那个瞬间 我们消失在空无一物的那个瞬间 像一条河流贯穿了我们一生 云上的日子,是抛向天空的诗句 我们,仿佛已不是人间的我们

我在描述马,最深情的那一部分 我在描述一束光,它诞生于我的体内 从马背的春天出发,我们必须到自由里去 爱着的事物才得以永恒